



风过文化宫

◎陆新义(河南平顶山)

文化宫的春夏,是倒映水面的四季绿和花,健步行是流动的景,别样的芳华是舞者的节奏,闲坐的长者带着晚霞的平淡包容,偶有幼童跑出无限可能。这里有城区最好的阳光和空气,有徘徊的沉思,有生命的律动,人入画中游,风过是自由。

70年前,千余名地质队员风餐露宿五个春秋,探明特大煤田,千军万马会战平顶山。五年后,在168亩以林地为主的土地上,建起综合活动室(后来的展览馆)和八角亭,那是河南省最大、以煤矿建设者为主题的移民新区园林式工人文化宫的雏形。

我能有的最早记忆,是这园子50年前的晨雾。一声声唱腔杠杠的气韵浸润在雾霭里,跑步人卷荡开晨雾,气韵便有了形状,轻柔地扑过来,包裹了打拳人。八角亭望溶溶月,池柳轻随缓缓风,周边有麦田、小河、麦秸秆和土墙连片的西杨村庄,有鸡鸣与人争早,这是整个城出场的乐章,胜过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的好。

那年人幼步短,文化宫好大。如今,人长城也长,跑不到头的感觉难再有。在叶绿草黄的一回头间,六十五年过去,过文化宫的风从不缺席,春来染出文化宫的花语,秋至浸透枝头深情的亮色,无数放松心情,在来来去去间,把这有形的园区,酿成情感的御苑,不经意中的精神家园。“去哪儿?”“文化宫。”简单熟悉的语句,叠集成集体记忆,远走的人也无法清空,文化宫不是限量版,是这座城市的唯一。

十多年前,文化宫中心园区升级改造,形成一个U字形沿街敞开区景观建筑群合围的职工文化广场。开园是个春日,216张古筝弹出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旋律,雨后九曲河,彩鱼推碧波,柳扬两岸绿,风过新蕊多,太极转掌缓,燕儿身轻过,牌场围观客,输赢争评说,健身器材异,伸展筋骨活,蘑菇树下藏,孙前爷跟着,熟悉缘来频,陌生点头乐。这里,水系与古建筑相映,15万平方米植被绘就园区一幅画,引人乐往。

风吹园内25万余株灌木,叶是树的翅膀,欲飞还休哗啦啦地扬,园区内熙熙攘攘起来。站在宽阔的树荫里,放眼垂枝下坐着谈天的老者,他们中不乏以通经学古为高、以救时行道为贤的人,而今不问海阔,归林择木,每个人心头,或有一座彭老山。抽身一步天地宽,在这里,他们让心灵相互取暖,得孔颜之乐。生命的存在伴着每个瞬间走来,是风过枝头的短暂,韶华不为少年留,人间不改答案。

有风草都扬,谁不想舞动,让人生有样。这些当年的林下之风,有过沧海横流鹰引朝霞齐飞的年轻,而今是随遇而安的明白,是逝将去汝,更是岁月成碑湛水云影共晚晴的放下。

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时间从空间经过,空间万物在时间里变化消磨。谁来过?文化宫过往的人和事,时间都会替它轻描淡写;谁记得?多少人在这里留下离开脚步,如风过,文化宫只做不说。

稿约

追寻乡土文化根基,采撷鹰城往事遗珠。平顶山晚报副刊近期推出《鹰城风物》栏目,主要刊登描写本地岁时风土、民俗风情、古建遗存、饮食游乐、文人雅趣、世相风物的稿件,期待本地文友、鹰城游子赐稿,稿件要求千字之内,行文有趣。

投稿邮箱:wbfk@pdsxw.com



若将花比人间事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“朝看花开满树红,暮看花落树还空。若将花比人间事,花与人间事一同。”

我敲出龙牙大禅师这几句话,已经从坏心情的泥潭里爬上来了。

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个人要走了,一连数日,心里闷闷的。约见吗?似乎没有必要。不见吗?又觉得有话堵在心头。

许许多多,是文字和话语打捞不出来的,就像花香和月色。坐在街心花园的大杨树下,仍记得它小时候的样子。一眨眼,几十年风流云散,玉米地里的李庄,榆阴瓦檐、鸡鸣柴扉的李庄,如今早已是市声喧嚣,牛羊绝迹。

那个眉眼青葱的白衣少年呢?就这么一转身没入花黄叶落的山那边去了。

仰起脸,让哗哗响的阳光拍打着,把自己拍成一段树桩子……人生如逆旅,你我终归是行人。人若百事过手不过心,就不会有什么舍不得、丢不下的。

面对一个不经意扎根在心中的,恰到好处距离如同恰到好处黄金分割线。听人说,知己比友情多一点,比爱情少一点,最致命就是这“一点”,就像探戈,在轻扬的旋律里共舞,是要有人主导的。这主导是一种无言的呵护,所以,世上只有清明到极致的人,才配拥有空明澄澈又不失温馨浪漫的异性知己。

和朋友相聚,他从不带家

人。他说:“你们不是一类人。”直到差不多一年前,我和他都带着家人共进晚餐,没提防我被狗粮喂饱,终于明白了他的心细如发,原来至深的情愫是会相互侵犯的。

我曾经去求他的前任,想卖一捆书给学校图书馆,当场被打脸了。转去他的办公室小坐,一杯红茶,暖若春风,笑说:别生气,大姐,你还是不谙世事啊。

换他主政。我又出了新书,朋友说,你拉一捆过来吧。

始料不及,朋友又一次碰壁,我虽不在场,心里更多的是羞愧:如果没有这份清明和底线,他又怎么会成为他?

可人在世上混,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是免不了的。20年里,他虚虚实实地帮过我多少回,数不过来了。他要走了,我的舍不得里,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份权势?

深夜独坐,细思深想,再三追问之后,我还是觉得不是。如果是,人走茶凉,心不会这般钝痛。回想那些泥途中的援手,那些温煦的倾听,那些汪洋恣肆的歌唱,那些骨肉至亲都难以给予的关切与呵护,非关名与利。

我对自己说:此生得一知己足矣,从此相忘于江湖也没什么不好。

“自古穷通皆有定,离合岂无缘?从今分两地,各自保平安。”年年岁岁桂花香,就让我在这年年岁岁的守望里,静待花开吧。

不负秋日不负君

◎孔黛诗(河南平顶山)

秋阳不燥,秋风正好。在这纯良静好的日子里,几位好友,忙里偷闲,来一场相约,不负这美景良辰,不负这清浅时光。

一片挂满柿子的园子里,几个志同道合的俗人席地而坐,在如碧的蓝天里,在戚戚的尚未枯萎的秋草里,品着飘香的驴肉汤,吃着地道的烧饼,闻着甜甜的果香,间或几声鸟鸣,把工作的烦躁、生活的压力,统统嚼咽于美食美景之中。我想此等乐趣,亦不损于古人山水之乐之雅趣吧。

餐毕,携几个小桶,穿梭在挂满一个个红灯笼的果林间,伸手之处,皆是红彤彤、光亮亮的柿子,发着诱人的光,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,把那脆甜留于唇齿之间,细细回味。

高处的果子摘起来稍有难度,幸有高个子友人在。利索地爬上树,摘下一个个红色的果子,也摘下一个个美好的回忆。

大兜小兜,满载而归。欢欢喜喜去,高高兴兴去,兜里装满了

主人的热情,地里留下了游人的不舍与依恋。田园之乐,真的可以忘忧,忘烦,忘掉一切的不如意,多了来自柿园里的情意。

离开柿园,驱车前往露峰山,盘旋而上,领略了峰回路转不见君的意境,一番急追猛赶,终于在主峰附近会合。立于崖边,感受着微凉的秋风,俯瞰着鲁山县城的村村落落,南水北调渡槽内,一带水蜿蜒流向远方,从一域去滋润另一域,成就了千万人的甘甜梦,蕴含着宏伟工程参与者的大爱,记载了曾经的付出与艰辛。

登高远眺,心静情远,满目是秋景,满目是惊喜。人生难得几回游,多年后,从记忆的长河里能淘换出这半日游

的印痕,应缘于这不舍的情谊。

愿时光不老,友人常在,事事如意。



奔波的滋味

◎李畅想(河南平顶山)

自从到了示范区上班,每天乘坐50路公交车便成了习惯。寒来暑往,始终在起床的斗争中,到小站的奔袭里。和一群上班族简单寒暄时,大家都不约而同翘首望驶来公交车的车窗,估摸会不会有个合适的座位,狼吞虎咽着手中的早餐,近一小时后按时顺利打卡。

这种日子一启动就没有终点。口罩是必需品,上车扫码,司机师傅提醒的话语永远掷地有声,上车的人言听计从。

50路公交车全程50余千米,跨越主城四区。乘客每天重复着同一串动作,扫码,刷卡,在司机师傅满意的示意中轮流入座,没有拥挤,没有争吵,只有给老人、孩子让座的轻语,间或有师傅的大声提醒响起。短短几个小站,几辆车子头碰头,肩挨肩来回晃动,富有节奏。师傅平稳地驾着车,把窗外高大的榉树、杨树,树下的冬青月季还有叫不上名的花儿构成的景致迅速抛在身后,那氛围伴着收获的金秋散发出阵阵清香,一片温暖祥和。

乘车次数多了,渐渐地和司机师傅就成了朋友。吴师傅是刚组建50路时的骨干,已开了18年公交车。他说,开公交车一手是国家财产,一手是乘客的安全,得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爱车,还要顺利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,现在黄河路在铺路,路况复杂,加上第一班都是去单位上班的,赶路急,更得多操心呢。作为老同志,得带好头。公司现在正在推行星级车长评定工作,基本标准三万公里无事故,我更不能落后了,得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干,好多细节都得考虑到,这不昨天就把行车安排表发到群里了,有啥意见尽管提。

行程即将过半,人们在人民医院、建设大厦和平安广场几个大点的站点散开,开始各自的一天。这是一群敬业的人。他们只是顺着同一条线路,乘坐同一辆车,和踏实的司机师傅一样,迎接每天的太阳,为自己的家,为鹰城的美丽明天奔波。这成就了一种同向的无形精神力量,让人心折,令人敬佩。

梁实秋在《愿你的生命从容》中说,人生,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。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,得与失,名与利,贵与贱,富与贫,好好地快乐度日,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。奔波成为一种自豪,一种意境,那滋味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。



休憩 宋燕军摄